

法语使我们能够与其他在斗争中的人民进行交流

1986年2月17日，致首届法语峰会的信

首届法语国家峰会于1986年2月17日至19日在巴黎举行，众多法语国家元首出席了会议。布基纳法索由经济发展部长Henri Zongo代表出席。以下是由桑卡拉发往会议的信函，随后发表在《Sidwaya》上。

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尽管只有10%的布基纳法索人会说法语，我们已经成为了法语世界的一部分。当我们宣称自己是法语世界的一部分时，我们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法语仅仅是我们表达自身现实的一种手段。其次，像任何语言一样，法语必须开放自身，去体验自身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和历史现实。

最初，对我们来说，法语是殖民者的语言，是外国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终极载体。但随后，正是通过这种语言，我们才能够掌握分析帝国主义的辩证方法，使我们能够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

今天，在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人民及其政治领导机构——全国革命委员会（CNR）——不再将法语用作文化异化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与其他民族交流的工具。

我们出席这次会议的理由是，从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角度来看，存在两种法语——法国本土人所说的法语，以及五大洲人所说的法语。

为了发展这种广义法语的丰富性，我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并评估法语如何使我们与他人更加接近。

因此，我衷心感谢法国当局的这一受欢迎的倡议。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与其他非洲兄弟一起分析各自的处境，并努力在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分享了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们也正在更好地理解加里多尼亚人民的呼声。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发现了欧洲文化的丰富性，并捍卫了我们驻外工人的权利。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阅读了无产阶级的伟大教育家以及所有那些以乌托邦式或科学的方式将他们的笔用于阶级斗争的人的著作。

最后，我们用法语演唱《国际歌》，这是被压迫者的赞歌，“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赞歌。

就我们而言，我们对法语的普遍性的理解是，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战斗性国际主义来使用这种语言。我们坚信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将来自共同的信念，因为我们都遭受着同样的剥削和压迫，无论社会形式如何，无论它在时间的长河中如何伪装。

因此，在我们看来，如果法语希望服务于1789年的理想而不是殖民探险的理想，它就必须接受其他语言作为其他民族情感的表达。在接纳其他民族的同时，法语必须吸收那些当前的法国不允许国人了解的概念和习语。

有谁能出于虚荣或虚假的骄傲，像个莎士比亚一样用尽全部辞藻，用迂回的措辞来用法语表达“伊斯兰教”或“baraka”（译者注：伊斯兰词语，含义为祝福）这样的概念呢？而阿拉伯语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能表达这些现实。或者说“pianissimo”，来自皮埃蒙特的优美而音乐性的表达？或者说从阿尔比恩出口到法国的“种族隔离”一词？

拒绝将其他语言融入法语就是竖起文化沙文主义的壁垒。我们不要忘记，其他语言也接受了法语中无法翻译的词汇。例如，英语中的“公平竞争”，就采用了法语中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词汇“champagne”。德语中的“现实政治”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法语中的“arrangement”一词，毫不拐弯抹角。最后，富拉语、摩尔语、班图语、沃洛夫语和许多其他非洲语言都无奈地接受了压迫性和剥削性的词汇，如“impôts”（税收）、“corvée”（徭役）和“prison”（监狱）。

这种多样性（diversité）将我们聚集在法语大家庭中。我们让它与友谊（amitié）和博爱（fraternité）押韵。

拒绝融合其他语言就是不了解自身语言的根源和历史。每一种语言都是其他几种语言的产物，如今更是如此，因为现代强大的传播手段创造了文化渗透性。

拒绝其他语言就是对进步采取僵化的态度，这种做法源于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

布基纳法索向其他民族开放，并大力依靠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身，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走向一种普遍的文明，它将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普遍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使用法语的框架。

为了人类真正的进步！前进！

要么祖国胜利，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必胜！